

刘景霞 李直 著

庭院里的丁香树

华夏出版社

庭院里的丁香树

刘景霞 李直 著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庭院里的丁香树/刘景霞, 李直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3

ISBN7-5080-1187-2

I. 庭… II. ①刘…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425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9.625印张 237千字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12.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凄婉悱恻的爱情故事。

作者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描写了一对恋人苦苦相恋而终不可得的人生旅程。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峰回路转、大起大落的情节把握，都使得本书具有一种独到的魅力。

烟雨濛濛。

比针尖还小的雨点细细密密地降下来，在无声无息的空气中优雅地飘洒。远处的山一片迷濛的黑绿，似乎浮在雾气中，越发空灵、神秘。而荷叶，那种“接天穷碧”的荷叶，则鲜亮亮的绿着，在沉静的雨雾中炫耀着。涓涓的溪水，像是裹了满腔的情愫，妩媚地低着头，绕过大半个荷花镇默默前行。在镇子的正东，划了个优美的弧形，依依不舍地分开来，一条翻着浪花东去，另一条却轻轻松松地向镇子奔来，一头扎进了长满荷叶的池塘。不知是天公做美还是人工所为，这细细的活水总是日夜不停地向荷塘里流，却不见荷塘暴满外溢，有的人猜测，也许这荷塘深处已通了地下水，那脉脉的流水被悄悄地消解了。

荷塘里已有了零星的花儿，杂于未开放的的花蕾之中，一点点粉，一点点白，细心地点缀着亭亭的荷叶。

尽管阴着天，暮色还是如期而至。荷花镇的上空仿佛又蒙上了一层不知薄厚的幔帐，湿

漉漉的空气黯淡下来。路边店铺里的汽灯喷出了耀眼的白光，火苗忽长忽短，忽明忽暗，使沉稳的空气多了几分变幻，使店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了几分诱人的光彩。锅碗瓢盆、烟酒茶糖、丝棉绡纱，散发着醇香的牛肉馅饼，洒着白糖的麻花，都有了淡淡的神秘。

买东西的人不多，更没人多说话，只是一顶顶油纸伞从各个店铺里出出进进。

绵绵的雨给暮色涂上了几分诗意，店铺里的灯光就显得很夸张，有几分炫耀的味道。

就在暮色渐厚，平静的荷花镇的人们即将沉入深夜的酣眠的时刻，两个打油纸伞的人出现在荷花镇南头的青石板路上。尽管脚步声在湿湿的青石板上显得很轻，还是引起了店铺里的老板、伙计和买东西的人们的注意，许多只脑袋一齐探出来，向远处张望。

两个人走近了，一长一短、一短一长的身影互相交错着，叠印着，走进了灯光之中。

二人都穿着白竹色的长袍，走起路来有几分飘逸。在汽灯刺目的光下，显出了淡青色。其中一个约二十六七岁，宽肩膀、方脸膛，戴着一顶黑呢礼帽，显示出说不出的沉稳。他的身上背着白线编织的搭褡，两边都胀鼓鼓的。

“嘻，李家大东家回来了！”

“又是个满载！”

店铺里的人探出头来，有的干脆走进了雨中。

“汉玉！”

“李东家！”

人们纷纷地打着招呼，又是抱拳又是拍肩膀，沉静的小街上一时热闹起来。随在李大东身边的小伙子不得不总是侧身而行。

被人叫作汉玉或李东家的人不时地向左右的人笑着打招呼，引得那细细的雨滴在汽灯的光下不时飘飞起来。

喧闹终于过去了，两个男人走出了繁华的商业小街，走进了黑沉沉的小巷，那个小伙子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妈的，李汉玉这小子真走运！”

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消失在暮霭中，不知谁甩出了这么一句。

“这个小白脸是啥路上的？”

有的人思忖地摸着光光的头皮。

“茶商？不是！嫩豆芽似的，还是个孩子呢！”

“拿不准，这年月！”

泛着青光的头皮在光影里摇了摇，又点了点，缩回去了。

“看样子，是鼓捣洋货的！”

“李汉玉改路子了？”

“我看呢，这小白脸倒真像有钱有势人家的公子，瞧那派头。”

“嗯……”

谈话声音弱下去了。这场小小的骚动平息下来，人们各忙各的去了。李汉玉和小白脸到来这件事，犹如落在水里的一点雨滴，一瞬间就被荷花镇的人们忘记了。

对于随李汉玉到来的“小白脸”来说，远远不像荷花镇的人们那样漠然，他觉得荷花镇清爽而亲切，但他远远没想到，荷花镇在他日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就像一根风筝时时牵扯着他。

小巷很黑。刚刚离开闪着贼光的汽灯，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若不是李汉玉及时把“小白脸”拉住，险些撞在墙上。

“大哥，这小镇子一定风水不错，一进来人心就敞亮，浑身都是舒服的。”

“初次进荷花镇的人都这么说。这就要感谢乾隆爷啦！小心，”李汉玉迈过一个水坑，就势拉了“小白脸”一把。“据说当年为乾隆爷运荷花的花匠就是荷花镇的人，路过这个小镇子时，偷偷地在村边栽了一棵。后来，村边凡有水的地方就长满了荷花。镇子东边的水塘最大，长的荷花最多，也最茂盛，后来，小河水就分

出一脉，流进水塘，烂泥塘里的荷花就一日胜似一日地多起来，再后来，这村子就改名荷花镇了。唉，这都是老辈子的瞎话，谁知道真不真！”

小巷里沉寂下来，只有两个人“嚓嚓”的脚步声。

过了许久，一个轻轻的声音伴着飘飞的雨柔柔地溢出来。

“荷花镇，荷花镇，有意思，有点儿意思。”

李汉玉顿下脚步，转过身子，对着落后几步的人影说：“二弟，歇几天，我带你去看荷花。”

“那好，大哥！”

小巷在夜幕中向前蜿蜒。“嚓嚓”的脚步声不时地止住蝉鸣。

这位被李汉玉称作二弟的人脚步明显地慢了，渐渐地落在李汉玉的后面。白色长袍在夜色中犹如一束摇曳的丝绢。油纸伞早已收起，雨丝扫在散乱的短发上，扑在两颊上，他已浑然不觉。

“花，荷花！”他在心里默念着，眼前竟幻出一幅从未见过的图景来。挤挤挨挨的荷叶，薄薄的雾气在游荡，荷花开了，一朵，两朵，白的，粉的，还有的正在打苞。“田里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

这位“二弟”立在黑乎乎的小巷里，用那种带着金属质感的低沉声音朗诵起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一字一板，抑扬顿挫，很有韵味。

汉玉停下了脚步，他被这种被夜色笼罩、被细雨润湿的清亮的声音惊了一下，侧转头，二弟已不在身边，远处一柱白色悄然肃立，朗诵不时从那里散发出来。

李汉玉是个商人，不习诗书，尤对近现代的文章不曾接触，但此刻却被这饱含激情的吟诵搅得心里痒痒的，也就停下脚步，伫立良久。渐渐的，吟诵低缓下来，等到“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时，竟分明有了几分泪音。

李汉玉的心“倏”地坠下去了，仿佛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只

觉得心里涩涩的。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暗笑。“唉，这个二弟，这个宇良，林家老伯打发他出来学做生意，哪知他……唉，这哪里是做生意的料子。”

“二弟，宇良，二弟！”

无声。

“宇良，宇良！”

李汉玉疾步向那柱飘摇的白色走去，边走边喊，却还不见任何声息。等他来到近前，才见宇良那双黑亮的大眼睛正望着不见底的夜空，正在思忖。

“二弟，宇良！”

李汉玉摇了摇宇良的胳膊。“走吧，二弟，咱们快到家了。”

“大哥，我嗅到了花香，是丁香，对，是丁香！”

“嗬嗬嗬……”

李汉玉笑了，笑声中带着几分对稚嫩的疼爱。“二弟呀，荷花镇上到处都是丁香，哪家院子里都有几排，不稀罕，不稀罕。”

“不，大哥，你看，这雨，这小巷，这似有似无的丁香味儿，这是《雨巷》，对，就是《雨巷》。”

“对，下雨时的小巷，是雨巷，没错，没错。走吧，二弟！”

李汉玉拉了一把宇良。

“不，大哥，是那首诗，戴望舒的诗，叫《雨巷》。”

李汉玉不作声了，他不知道戴望舒，更不知道《雨巷》。

深沉、低缓的吟咏又在小巷里回荡起来。

李汉玉摇摇头，无声地笑了笑，慢慢向前走去。他知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扇黑漆大门，那就是远近闻名的李家大院，也就是他的家。宇良闻到的花香，就是从那个院里散发出来的。

他在门楼前停下脚步，静听那吟哦声越来越近。

“二弟！”

李汉玉抱住林宇良的肩。“咱到家了！敲门！二弟，敲门呀！”

“真的？大哥，这就是？”宇良抽了抽鼻子，浓郁的花香扑过来。门楼旁边，在深沉的夜色中，一支粗大的树枝斜伸出来。噢，这就是丁香树，那种沁人心脾的花香就从这儿散出来的。

“太好了，大哥，太好了！”

宇良的眼睛在暗夜中熠熠发光，引得李汉玉不觉有些怜爱。
“敲门吧，宇良！”

“当当当……”扣门声细弱而清新，还夹着几分兴奋和怯怯的感觉。李汉玉静静地倚在门楼的砖墙上，仿佛在褪去旅途的劳顿。林宇良却大口大口地呼吸充溢着花香的夜气，心中泛起了莫名的躁动，侧耳谛听里边忙乱而细碎的脚步声。他急着知道这院子里是怎样的一院花、一院树。

“吱——”桔黄的灯光泄出来，一张女人脸出现在灯光里。

“大少爷回来了！”

“周嫂，是我！”

“大少爷回来啦！”

女人向院子里喊了一声，随手把风灯挂在门口。马上，又一个男人从后院急急地走过来，一盏挨一盏地点亮了院子里的几盏灯。黑沉沉的夜霎时明亮起来。

两排丁香树在灯光下明晰起来。

“丁香，大哥，丁香！”宇良孩子般地从李汉玉身边窜过去，跑出了门楼，在青石板铺成的甬道上跳跃，脚踏进雨水中，水珠飞溅，可他一点也没感觉。此刻，在他的眼前，没有房子，没有人，只有这占满四合院的丁香树。粗壮的树干，浓密的树冠，硕硕的、白色的小花在树叶中若隐若现，这丁香足有二百年了吧！

这种奇奇怪怪的思维缠绕着他，使他忘记了积着雨水的树叶，把头伸进树里去了，贪婪地吸着气，寻找着。尽管凉浸浸的雨水不时地滴在他的脸上，顺着脖颈流进脊背上，他还是拨开树叶找，找那种代表着吉祥和幸福的、五瓣的丁香花。

“宇良!”大哥叫他。

“林少爷!”周嫂早已接过宇良手中的柳条箱，站在他身边等着这发痴的孩子。

宇良只得把脑袋从树叶里拱出来，湿漉漉的一头、一脸的水。

四合院正房里灯火通明，门早已敞开，李汉玉把一脸迷茫的宇良让进中央的客房，宇良这才有点醒悟过来。

客房很宽敞，蜡烛随着人们的走动摇曳着。桌、凳都是檀木雕花，工艺考究。墙壁上悬挂着几幅画，不甚清晰，只模糊地看出荷叶、荷花的轮廓。

“林少爷!”

周嫂递上一条叠得十分整齐的白色毛巾。宇良胡乱地抹了抹脸，擦了擦头发，转身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随手抓起桌上的一杯茶一饮而尽。他的这个动作引得周嫂和李汉玉都笑了。

“客人来了吗?”随着这声问话，一个人影出现在被烛光照亮的门口，把屋里三个人的目光全吸引过去了。宇良抬起头，正和来人打了个照面。“哦!美、真正的美!”宇良心里掠过一丝惊颤。烛光中，女子款款地向他走过来，一缕头发从细心梳理过的发髻中蓬松出来，在右眉梢处打了个弯，消失在耳际后面。瘦弱的肩，瘦弱的腰身，显出了独有的风韵。特别是那张脸，略显苍白而又有些瘦弱的脸，极易惹人爱怜。宇良有些慌乱地站起来，袖子拂倒了桌上的茶杯，他刚要去扶，却被一只纤纤玉手把茶杯接住，轻轻地立在桌上。宇良发现，女人那双似乎有些哀怨的目光中，一刹时竟放出了逼人的光彩。

“玉莲，这是林家二弟!宇良，她就是你大嫂!”

“大嫂!”

“二弟!”

两人相视一笑。

“坐，坐，喝茶!”

李汉玉在桌子的另一边坐下，玉莲也就坐在李汉玉的斜对面，周嫂给三个人都倒上了茶，就退出去了。

屋子里一时肃静起来，三个人互相看了看，都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夜气从敞开的窗子涌进来，浓郁的丁香花味儿伴着微微有些苦味的“铁观音”，柔柔地在屋子里缭绕。

“二弟，喝茶！”

玉莲走近宇良，往杯里续了点茶水，顺势弹走一片沾在衣袖上的花瓣。宇良被这个极轻而又极快的动作惊得浑身一紧，竟下意识地抬起头，端详端详眼前的玉莲嫂子，又望了望窗外轻轻拂动的丁香树，微微地笑了。

“二弟，怎么，又想起什么来啦？”汉玉打趣地问着，眼睛却盯着玉莲。

“你不知道，刚才在外面，二弟还读了诗叫，叫……”

“《雨巷》。”宇良也看了玉莲一眼。

“对，《雨巷》，就是《雨巷》！”

“只可惜我还没读完，只读到一半，就被大哥一掌拍回去了！”

“没关系的，二弟，现在，你接着吟就是了。”李汉玉宽厚地看着宇良，就像看一个孩子。

“二弟，也让我开开眼！”玉莲用诚恳的目光看着宇良。

宇良站起来，走到窗前去了。夜色正浓，细雨不时拂过面颊。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笆，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哀怨的姑娘。

那低沉，婉转，而又带着些苍凉的声音戛然而止。宇良慢慢地转过身来，汉玉正微笑地看着他，犹如欣赏一幅画；而玉莲，在宇良看来如丁香一样结着哀怨的姑娘，已是泪光盈盈。

“二弟，太好了，你读得太好了！”玉莲的声音有些暗哑。

“二弟，你大嫂也和你一样，是洋学堂里出来的人，诗呀，画呀，比我明白。”

李汉玉把宇良拉到桌边坐下。

“我比二弟可差远了，再说，这么多年不摸书本，也快忘光了。”

“看，又来了不是。这回呀，二弟呆在咱家不走了，我求二弟帮你不就得了。”

李汉玉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玉莲没有笑，只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她听着汉玉和宇良说一些一路上的怪事，却一直在端详这位来自异地的林家少爷。以前，听林家老伯多次说起“犬子如何如何”，一直以为宇

良一定是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可今日一见，不像林老伯描述的样子。没有市井之徒的泼皮，但决不缺少机灵；不像生意人那般圆滑，但并不木讷。照理说，汉玉已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男人，沉着，敦厚，刚毅，山一般的一条汉子，但却比这林少爷少了几分飘逸和灵气。

一大一小两个男人不知说到了什么事，一齐大笑起来，尤其是宇良，明眸皓齿，尤其鲜亮，引得玉莲也微笑起来。

唉，这个二弟，怎么看都可以看出来那灵秀之气。眉目比上了妆的古戏小生还雅致。眉宇间有种说不出的英气，又渗出些许飘然。通天鼻梁把这张书生脸点缀得棱角分明。最经得住玩味的就是额头上、发际间、眼神里流露的情怀，细腻腻地写着直率，坦诚诚地刻着潇洒，特别是那双眼睛，黑白分明，清清爽爽，谁看了都会消愁解乏。

“这孩子，咋看咋像清水里挺出来的荷花。”

玉莲竟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

“大嫂，您在说我么？”

宇良突然问了句，使得玉莲竟然有些慌乱。“不，不是。”

“好，你们聊几句，我去换换衣服，看看饭菜怎么样了。”

汉玉起身到外面去了。

宇良把目光从汉玉的背影上收回来，看了看正在端坐的玉莲，恰巧玉莲也在看自己，两人目光一相遇，竟都不自觉地笑了。像是久别重逢的同胞姐弟，自是亲切，自是和谐。

“二弟，来，喝茶！”

玉莲给宇良斟上茶，然后就坐在李汉玉坐过的太师椅上，轻声慢语地问起林家伯伯、林家伯母的身体情况。出言大方，举止得体。林宇良心里暗暗地想，这个大院里合该有这么个脱俗的女人，合该有这棵古朴秀气的丁香树。这人，这物，这院子，说不定有什么瓜葛，或许树为人所生，或许人为树而来，缘份、缘份，

李家的一切都是缘份。李家大院，李家的丁香树，李家的女儿，都和这荷花镇一样，有风水，有情致。

林宇良说起给李家伯母请安之类的话，玉莲告诉他，婆婆身子疲乏，已与孙子子仁早就睡了。

正说着话儿，汉玉打外面进来，拉起宇良就走，说是去用晚餐。

夜，漫卷着透透的黑暗，裹挟着浓郁的湿气和花香，把三个人一下子收拢了去。

夜，让丁香花给熏醉了。

当最后的一点雨滴吻住五瓣丁香花的时候，夜，已深寂，悠悠然的清风，像被滤过一样，清新新地，漫卷着一两瓣落花，轻柔地扫过庭院。

云，裂开了几道缝隙，深蓝的天空幽幽地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星无声地眨眨眼睛，瞧着这沉寂下去的李家大院。

最后一点灯光熄灭了，整个院子就沉入浓浓的暗夜中。客房的门窗紧闭，挂在门楼里的风灯无声地摇晃着。偶尔传出一两声窸，或尖锐而细小的叫声，那是后跨院的房子里穿梭于杂物间老鼠的。

客房的东侧屋里，睡着李家老太太和孙儿子仁。这个略有些不平静的夜晚并没有把这祖孙二人从天真的梦境里拉出来。而客房的西屋，久别重逢的小夫妻私喁着情话，卷入欢乐的漩涡，而后，又沉沉睡去。

月光终于努力地云缝中射了出来，把丁香树斑驳的影子投在西厢房天蓝色的窗帘上。这摇动、变幻的影像使宇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白色的丝绸睡衣发出那种特有的摩擦声。这情景，使他本来就不浓的睡意消退了。

屋子里由透黑转为朦胧。墙上的《睡莲图》影影绰绰地显现

出来。堆在一起的绉被竟然有了几分奇异的神秘。宇良似乎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诗，都是画。他疾步走到柳条衣箱边，打开箱子，摸了摸，那些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笔静静地卧在那儿。若是有调好的颜料，他非得泼墨挥毫，画个尽兴不可。

宇良在屋子里踱着。不知为什么，自从踏进荷花镇，他就被一种不明不白的心绪包围着，清新、静谧、安然使他总沉浸在一种无法遏止的想象中，特别是进了李家大院，看见满院的丁香，认识了玉莲大嫂，便觉得李家虽为商贾，但却没有买卖人家的铺张，倒有几分书香门第的典雅。画中的人、树构成了一种难于言传的意境。这使酷爱绘画的宇良总是沉入艺术的跌宕之中。对，这院子，这房间，这树木，都被富有神韵的女人的双手修剪过，整饰过。这里与林家那种财主东家的四合院显然不同，没有那种粗陋的富贵，幽幽的，一层如雾似雪的白纱罩住了大户人家的殷实，显出了几分飘逸的雅气。使这财主的府第简直有了工笔画一样的美。女人啊，天生就是艺术的精灵。她们心灵深处潜藏了多少创造力呀。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所在，同一个人，交到不同女人手上就有了不同的模样。可以是熠熠发光的明珠，也可以是黯然失色的土坷垃。造物主啊，多造就一些富有灵性的女人吧！

宇良立在屋子中央，高高地举起双手，白色的睡衣在朦胧的暗色中飘摇。

夜，悄悄地移动着轻柔的脚步。

林宇良是个富于想象、热情奔放的青年人，他受的私塾教育不多，却在日本人办的洋学堂里读了6年书。本来，他打算一毕业就去日本水兵学校留学，到蔚蓝的大海上抒发自己的满腔情愫。哪知道，就在他穿上水兵服的那天早晨，裕仁天皇就宣布了受降诏书，日本军队如潮水般“哗”地退去了。班里二十几名同学只有那么三、两个和日本人沾点亲，也不过是什么姐姐、表姐嫁给日本人的随着败军逃去了日本，大部分人都把那套洁白的水兵服

在院子里点燃烧成灰烬后回家了。宇良也只好扔下画笔，扔掉那个破碎的“水兵梦”，弃甲从商，跟汉玉大哥来学做生意了。

日本人的洋学堂里大部分都是男生，只有几个女生，都是那些日本军官、商人的孩子。而且，这些日本女孩从不和中国孩子一块玩。宇良也就从未有过机会接触女人。今天晚上，乍见玉莲大嫂，便觉得清冷冷的，真的有了那种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之说，真的感受到了“灵性”的真正内涵。

宇良重新躺到床上，合上双眼，默默地对着苍天祈祷，神奇的上帝，让天地间多些灵性，多些玉莲大嫂吧！

怎样才能使女人富有灵性呢？宇良不假思索就开出了个药方：诗+庭院。没有诗的庭院，是活人的坟场，生机无法掩住荒凉。没有庭院的诗，像浮萍，无奈地随波逐流，像秋雨敲打的梧桐树，过分凄苦。可对女人来说，这二者都不易得。没有灵性，失却善，怎么会有诗呢？不能丰衣足食，又奢谈什么庭院？倘若为了寻找丰衣足食的庭院而把富于灵性的女人抛入茫茫人海，杂进滚滚红尘，年深日久，灵性褪却了光泽，善良消磨殆尽。

哦，苍天的使者呀，请你撑起绿色的伞盖，让女人多留一些灵性，多留一些善良吧。

冥冥之中，宇良仿佛觉得身子轻飘飘地飞扬起来，被蓝光包围着，轻盈地游荡。

噢，这是哪里？是家乡吗，不，不像。路不对。不，似乎没看见什么路。林宇良恍恍惚惚地来到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树，有疏有密，高高低低，有的直插云天，有的密不透风。湖蓝色的光挟着雾气漫卷过来，幽深，宁静。偶尔出现几间茅屋，玩具一样的精巧。忽而又不见了。清澈的溪水滴过来，一直向他脚下漫过来，忽而又改变了方向，向低洼处奔去。偶尔浸吻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树根上，泛起了白花花的水花。流过水的地方，是一条光亮、湿润的路，洗净了脚底的灰尘，那种清爽明快的感觉直逼心窝。宇